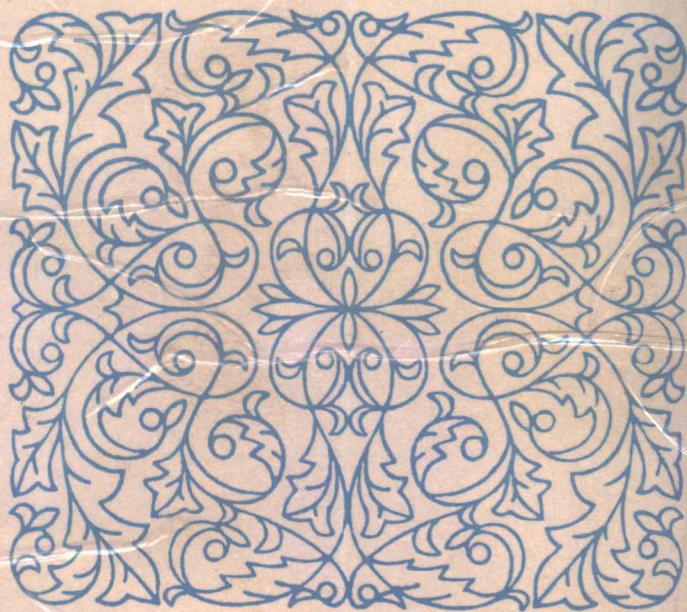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70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歷史・地理類

古史辨

第七冊 上編

呂思勉、童書業編著

上海書店

呂思勉 童書業編著

古史辨

第七冊上編

1927

本書據開明書店版影印

一個懷疑神話的神話

進士張生善鼓琴，好讀孟軻書。下第遊蒲關，入舜城。日將暮，乃排闥聲響爭進，因而馬蹶頃之，馬斃。生無所投足，遂詣廟吏，求止一夕。吏指簷廡下曰：「捨此無所詣矣！」遂止。初夜方寢，見絳衣者二人前，言曰：「帝召書生！」生遽往。帝問曰：「業何道藝之人？」生對曰：「臣儒家子，常習孔孟書。」帝曰：「孔，聖人也，朕知久矣；孟是何人，得與孔同科而語？」生曰：「孟亦傳聖人意也；祖尙仁義，設禮樂而施教化。」帝曰：「著書乎？」生曰：「著書七千二百章，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，及齊論齊論俱善言也。」帝曰：「記其文乎？」曰：「非獨曉其文，抑亦深其義。」帝乃令生朗念，傾耳聽之。念「萬章問，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」孟子曰，「怨慕也。」萬章問曰，「父母受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然則舜怨乎？」答曰，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，「舜往于田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；號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……」「帝止生之詞，憮然嘆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亦此之謂矣！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，暴秦竊位，毒痛四海，焚我典籍，泯我帝國，蒙蔽羣言，逕恣私欲；百代之後，經史差謬，辭意相反，鄰於詠諧。常聞贊唐堯之美，曰「垂衣裳而天下理」，蓋明無事也；然則「平章百姓，協和萬邦」，至於「滔天懷山襄陵，下民其咨」，夫如是，則與垂衣之義乖矣。亦聞贊朕之美，曰「無爲而治」，乃載於典則云「賓四門」，「齊七政」，

「類上帝」、「禪六宗」、「望山川」、「徧羣神」、「流共工」、「放驩兜」、「殛鯀」、「竄三苗」、「夫如是，與無爲之道遠矣。今又聞「號泣于旻天」、「怨慕也」、「非朕之所行。夫莫之爲而爲之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之者，命也；朕泣者，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，而訴於旻天也。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，傳聖人之意，豈宜如是乎？」嗟不能已。久之，謂生曰：「學琴乎？」曰：「嗜之而不善。」帝乃顧左右取琴曰：「不聞鼓五絃歌南風，奚足以光其歸路。」乃鼓琴以歌之曰：「南風薰薰兮，草芊芊；妙有之音兮，歸清絃。蕩蕩之教兮，由自然；熙熙之化兮，吾道全。薰薰兮，思何傳？」歌訖，鼓琴爲南風弄，音韻清暢，爽朗心骨。生因發言曰：「妙哉！」乃遂驚悟。

紀念錢玄同先生

柳存仁

——(生 先 同 玄 錢 念 紀)——

古史辨自從第一冊出版以來，經過差不多二十個年頭，現在已經出到第七冊了。在這第七冊出版結集的時候，有一位值得全國學者景仰的提倡疑古的健將，也可以說是開古史辨的風氣之先的老前輩錢玄同先生，卻因為國難頻仍，水深火熱，幾年來墊居在北平籠城裏，憂愁鬱悶，日甚一日，就在本書出版的前一年春天悄悄的離開我們逝世了。

這真是我們學術界上的一個鉅大的損失！特別是在我們喜歡研究古史的朋友們，有不少的人，過去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到錢先生的影響或鼓勵的，我們的心裏都蘊藏着一種莫名的悲痛！

錢先生並不是專門研究古史的學者。錢先生對於學術界的重大的貢獻，範疇極廣，成就極大，像文字學聲韻學的科學方法研究的提倡，國語運動的普遍推動，他老人家幾十年來所下過的苦功，幾十年來所出過的血汗，都足夠使更後幾十年間的學者們，循着他已經成熟了的主張和途徑去開創發掘，去爬梳剔取，不至於歧道亡羊，更不至於求魚緣木。然而，在我們這十幾年所主張的建設新的古史，辨證舊的偽料的新運動裏面，錢先生又何嘗不曾有過同樣的成績呢？錢先生又何嘗不熱烈的討論和熱烈的鼓吹呢？

我們要想追溯錢先生過去對於古史研究的功績，我們同時也就不能夠想不到錢先生本身所接受的，和錢先生所貢獻給後來的人的影響。我們綜觀錢先生一生所發表的辨偽的文字，可以看到其中最顯明

的一點，就是錢先生可以算是承襲着清代道咸間今文家極盛的餘緒，而又啓發了現代的用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擴大辨偽運動的第一個人。

我們都知道清代是研究漢學極盛的時期。到了道咸之際，漢學本身的發展，一方面依照着乾嘉諸老所開創的考據精詳的風氣，一方面跟隨着外來的時勢的變化，都醞釀着發生了一種新的變更。這種新的變更，從博蒐精究的精神發展下去，就變成宗派的分別愈細，問題的考核愈深，不但分別了漢宋的不同說法，並且分別了今古文的不同學派。又跟着感受外來的震盪的時勢的影響，牠在爲學問而學問的研究態度上，又加了一種迎合時勢，注重經世致用的色彩。處在這個時代裏的著名的學者，前有莊存與、劉逢祿、宋翔鳳，後有龔自珍、魏源，到了清末，還有康有爲、崔適、廖平諸人。玄同先生的辨偽的主張，有一部分，就是承接着這些位學者的精到的研究而來的。在古史辨的第一冊裏，他有許多篇文字，都相當的推崇魏默深的詩古微，書古微，更提起時代更早然而思想卓然自立一家的崔東壁。

可惜今文家的末流的主張，雖然辨別今古的方法能夠更精，進取的精神能夠更強，然而在治學方面，往往自立新解，附會經說，甚至於有思想過於奇特，見解日趨神祕，不容易叫人家相信的了。康有爲所創的孔子改制的議論，對於思想的擴展上雖是一個大的革命，可是在考據的方法上卻很難站得住腳。並且歐西的學說東漸以來，中國文化的本質已因着外來的新影響而無日不在鼓盪之中，自然推演的結果，今文家的炫奇的新說，又敵不過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學問的切實周到。當西學最初輸入的時候，國人還只是標榜着

體用的主張去採取和應用，尙未能認識科學的眞價值。可是近二十年來，大家漸漸明瞭科學方法的長處，一切的學問的探討研究，即使內容材料，還多相像之處，牠的結論，多少和從前的舊說，判然不同了。古史辨最初的出版，層層式的古史觀念的揭發，都是建築在這時代精神上的。錢先生卻承襲了今文家改革進取的精神，又認識清楚了新的時代，新的治學精神的動向，自然而然的願意參加古史問題的熱烈的辯論，精細的研討，自然而然的發表出許多石破天驚的偉論了。

自從錢先生和其他的『辨偽』的學者們的努力提倡研究古史以來，十餘年間，古史的研究，因着參加者的進行方法和實際工作的不同，已經轉變過好幾次了，轉變的途徑是很自然的，就是我們最初都是疑古的，由疑古進而釋古，又由釋古進而考古。錢先生在古史運動初期的時候，最能夠發揮疑古的精神，這是一般人士都公認的。我們現在想到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七冊了，國內外其他的書籍刊物商討中國古史的新著作，匯集起來，也有好幾百種，正是釋古的風氣極盛，考古的發掘萌芽的時代。回憶起一向對我們處在先進的領導的地位的錢先生，卻正在這最重要的關頭，永離了我們長逝了，我們雖然仍要步趨着錢先生的勇敢的精神，向遼闊的古史範疇裏去開闢鑽求，勤勤懇懇的工作着，不敢落後，可是我們瞻望着震盪着前人偉大的成就，又處在這深恐『中原文物自茲而斬』的苦撐的艱局，我們即使不再在形式上對錢先生有什麼更大的紀念表現，又怎樣禁得住我們心裏面的深潛的痛苦的追思呢。

楊序

古史辨發展到了現階段，我們認為已有了飛躍的進步，在長夜漫漫中已找到了曙光。可是社會上一般人士，對此還不能十分了解：性急的人，嫌他進步得太遲緩了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你們研究古史，各有各的說法，至今還得不到一個系統的結論來，不免要使人頭昏了。』拘篤的人，又因此而以為古史是不可究詰的東西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古史傳說紊如亂絲，你說可信吧，確乎有許多不能使人相信的地方，你說不可信吧，似乎也有可信的地方；必須等待新史料的發現，然後可以研究。』更有那些自大的人，以為古史的辨論，根本沒有真是非，往往聽得有人說：『古史的材料太少了，逃不出幾本古書，而傳說又是那麼紊亂，不是很容易信口亂說的麼？』這樣的說法，至今還到處嚷着。誠然！有些人正在那裏拿着古史來玩把戲，天天挖空心思，信口亂說，真不免要令人頭昏，這確乎是我國史學界的病態！但是我們如果能平心靜氣，埋頭把古史傳說分析一下，整理一下，知道這紊如亂絲的東西，末嘗沒有頭緒可尋，決不是不可究詰的，也不是可以信口亂說的（那些信口亂說的，我們只當他們是在玩把戲，那裏是在研究學問）。在最近的將來，一定會得到一個系統的結論。大家讀過了這冊古史辨，一定會相信我這句話是沒錯的。

童不繩先生這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，乃是這幾年來從事古史學研究者研究夏以前古史傳說的總成結。顧頡剛先生在第二冊古史辨自序上曾這樣地說過：

「從前葉德輝說：『有漢之攘宋，必有西漢之攘東漢，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學攘西漢者矣。』」（與戴寬題校官書，國故叢編卷七）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在我的身上了！我真想拿戰國之學來

打破西漢之學，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，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，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。」

這冊古史辨正是研究古史的急先鋒，我們的敵人——偽古史的有意無意創作者——所設的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線上重要的據點，已給我們突破了，古史辨的最後勝利，確乎已不在遠。

章先生編這冊古史辨，承蒙他把拙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全部收入，佔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。我這部導論的見解，固然是幾年來胸中久已積蓄着的，可是寫來非常草率，因為這是在廣西教書的半年內編成的講義。我很感謝呂師誠之及章先生各替我校閱修訂一過。而蔣大沂先生，又蒙他來函討論，也已收入了這冊古史辨。我這部導論，目的也就在利用新的武器——神話學——對西漢戰國這最後兩道防綫，作一次突擊，好讓古史辨的勝利再進展一程的。我此後還想繼續的向這方面推進，非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，決不停止。

當這冊古史辨校印快要完竣的時候，蒙章先生的好意，叫我再做篇序文，因此就把一時所要說的話，拉雜寫在下面。

夏以前的古史傳說的前身是神話，這一點我絕對堅持的。最明顯的，便是有那許多鳥獸的神話摻入

在中間。有許多古史傳說中的人物，其前身不過是神話裏的鳥獸罷了。

舜的弟弟象，他的前身便是神話中的一頭象（據說聞一多先生也已看到了這一點。）

象的封地據孟子說在

有庳，可是其他的書多作有鼻：

『舜封象於有鼻，死不爲置後。』（漢書武五子昌邑哀王傳）

『象傲終受有鼻之封。』（後漢書袁紹傳）

『昔象之爲虐至甚，而大舜猶侯之有鼻。』（三國志魏書樂陵王虔傳）

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還說：『孟子曰：「封之有庳，」音鼻；漢書鄒陽傳「封之於有卑，」注也載「師古曰：音

鼻，」可知「有庳」「有卑」都是「有鼻」的假借字。象的特徵是鼻，而舜的弟弟象的封地就叫做「有

鼻，」天下何以會有這等巧事呢？據後漢書注，有鼻「在今永州營道縣北」的鼻亭，據括地志說：「鼻亭神

在營道縣北六十里，故老傳云：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，後人立祠，名爲鼻亭神」（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）鼻亭原

來是因「舜葬九疑，象來至此」而得名的。論衡書虛篇也說：「傳書言：舜葬於蒼梧下，象爲之耕，禹葬會稽，

鳥爲之田。」那麼，這鼻亭是因爲象來而得名的，同時又因爲舜的弟弟象封在那裏而得名的，天下何以會

有這等巧事呢？在古代，商人原有「服象」的事業，畜象本來是亞洲人特有的本領，至今印度一帶還是如

此。呂氏春秋古樂篇上不是明明的說：「商人服象，爲虐於東夷，周公以師逐之，至於江南」嗎？象爲虐於

東夷，而三國志又說：「昔象之爲虐至甚，」舜的弟弟象，原來和商人所服的象，又是一樣的「爲虐。」商人

本來把『服象』當作重要的事業，所以『爲』字甲骨文就像一手牽象的樣子。舜是商人的祖先神（即帝嚳帝俊）。商人服象，而據楚辭天問，舜也在『服弟』呢。天問道：『舜服厥弟，終然爲害；何肆犬豕，而厥身不危敗？』大約在神話裏，舜的弟弟就是一頭象，所以天問上會說出『舜服厥弟』的話來，『服厥弟』就是『服象』呵！天問似乎在說：舜服役着他的弟弟那頭象，終是闖禍害人，爲何害到了犬豕，而舜本身卻沒有一點危險呢？

還有秦國的祖先神叫伯益的，原本也只是神話裏的一隻燕子。『益』古或寫作『𡗗』（見漢書），就是『噉』的古文（見說文），和『燕』字古作『𡗗』本是一字。燕古或稱『乙』或『𡗗』，燕字像燕的形狀，『乙』字像燕子叫的聲音，因爲燕子叫起來『乙乙』或『燕燕』，所以古人稱燕往往重言之。據呂氏春秋音初篇上說，燕子又是『鳴若噉噉』的，『噉噉』也就是『乙乙』或『燕燕』，那麼『噉』和『燕』原本當然就是一字了。燕古又稱玄鳥，殷人東夷自以爲他們的祖先就是玄鳥所降生。玄鳥是殷人東夷的祖先神，秦、嬴姓，卽嬴姓，本也是東夷之族，而秦的祖先神就叫做益，而且益在傳說裏又是管理草木鳥獸的，益的後代還多是些『鳥身人言』的怪物（見秦本紀）。那麼，益不就是玄鳥或燕子麼？玄鳥本也稱鳳鳥，神話裏又稱爲五彩之鳥。（證均詳尋論）山海經大荒東經上說：

『有五采之鳥，和鄉棄沙，惟帝俊下友。帝下兩壇，采鳥是司。』

帝俊就是上帝（證詳尋論），上帝旁邊有『采鳥』司。西山經上說：

「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，是實維帝之下都，神陸吾司之，有鳥焉，名曰鵯鳥，是司帝之百服。」
 上帝那裏有鵯鳥管着帝的百服，據郝懿行的箋疏，鵯鳥也就是鳳。
 「鵯鳥，鳳也，海內西經云昆侖開明西北皆鳳皇，此是也。」埤雅引師曠禽經曰：「赤鳳謂之鵯。」
 玄鳥鳳鳥原是上帝那裏服役的神物呵！益就是玄鳥鳳鳥，是服侍上帝的，所以上帝（即舜）要叫他來管理「上下草木鳥獸」，而益還謙讓，要讓給朱虎，熊羆去管理（見楚典）。朱虎，熊羆原也是鳥獸中的佼佼者，在神話裏也是替上帝服役的，據說趙簡子病中上天去，在上帝那裏確曾看見過熊羆呢！（見史記論衡等書）山海經說：

『務隅之山：帝顓頊葬於陽，九嬪葬於陰。一曰：爰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離朱，鷦久，視肉。』（海外北經）

『附禺之山：帝顓頊與九嬪葬焉，爰有鷦久，文貝，離俞（即離朱），鸞鳥，皇鳥，大物，小物，有青鳥，琅鳥，玄鳥，黃鳥，虎，豹，熊，羆，黃蛇，視肉。』（大荒北經）

『伏山：帝堯葬於陽，帝舜葬於陰，爰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雉，豹，離朱，視肉，吁咽……一曰：爰有熊，羆，文虎，雉，豹，離朱，鷦久，視肉，摩交。』（海外南經）

『帝堯，帝舜，帝舜葬於岳山，爰有文貝，離俞，鷦久，鷹，延維，視肉，熊，羆，虎，豹，朱木，赤枝，青華，玄質。』（大荒南經）

帝顓頊，帝堯，帝舜，帝舜的葬地都有熊，羆，虎，豹，離朱之類，這便是堯典傳說的來源，也和舜葬地旁有象一般。

帝顓頊等原來無非是上帝呵！

從此也可知堯典上益要讓的朱虎，熊中的朱就是離朱了。

離朱據山海

經郭注，「今圖作赤鳥。」

大戴禮和史記都說黃帝教熊，貔，貅，羆，虎和炎帝打仗，黃帝也就是皇天上帝呵！

(詳舉論)

左傳文公十八年說：

「高辛氏有八子：伯翳，仲堪，叔獻，季仲，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忠肅共懿，宜慈惠和，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……舉八元，使布五教於四方：父義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，內平外成。」

山海經海內經說：

「帝俊生晏龍，晏龍是爲琴瑟；帝俊有子八人，是始爲歌舞。」

帝俊的八子，也就是高辛氏的八子，(王國維說)

左傳高辛氏八子中有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狸，漢書古今人表作

柏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熊，「季熊」當是「季熊」之誤，注：「師古曰：即左傳所謂季狸者也。」

伯虎，仲熊，叔豹，季

狸或季熊，是始爲歌舞，不就是堯典上所謂「百獸率舞」和呂氏春秋古樂篇所說「以致舞百獸」麼？

在神話裏，做上帝樂師的，都是些野獸。

呂氏春秋古樂篇說：

「帝顓頊生自若水，實處空桑，乃登爲帝，惟天之合，正風乃行，其音若熙熙，淒淒，鏘鏘。」帝顓頊好

其音，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命之曰承雲，以祭上帝。乃令齔先爲樂倡，齔乃偃寢，以其尾鼓其腹，其

音英英。」

這是說帝顓頊在登極之後，覺得風「熙熙淒淒鏘鏘」地吹得很好聽，就叫飛龍仿效了風的聲音，造出一種

樂曲來，叫做承雲，來祭祀上帝。又命鰥來作樂人，鰥就翻身睡下，拿牠的尾巴來敲牠的肚子「英英」地也成一種樂曲。原來顓頊的樂師是一條飛龍和一隻鰥！還有堯舜的樂師叫做夔，夔在神話裏是一種一隻腳的野獸，「狀如牛，蒼身而無角，一足……其聲如雷，黃帝以其皮爲鼓，槩以雷獸之骨，聲聞五百里」（山海經·大荒東經）。夔是一足獸，而堯舜的樂師夔也相傳是「一足」的。那麼，樂師的夔，不就是一足獸的夔嗎？古人對此早就發生了疑問，幸虧有那些自作聰明的讀書人解釋得好：他們說夔因獨通於音樂，一個人就夠了，是「一而足也」，並不是真的「一足」。（見韓非子·呂氏春秋·等書）這西洋鏡在那時雖沒被拆穿，可是只要我們仔細一考究，這西洋鏡在現代就會被拆穿了。堯舜和顓頊，原本都是上帝（詳畢論），夔和飛龍及鰥，也不過是些野獸之類罷了。

大戴禮五帝德篇說：「龍夔教舞」，堯典也以夔龍並稱，荀子成相篇又說：「夔爲樂正，鳥獸服」，夔龍不很明顯就是鳥獸中歌舞的領導者麼？山海經說晏龍是爲琴瑟，呂氏春秋古樂篇說飛龍作效八風之音，察

傳篇也說夔「以通八風」，龍和夔一樣是個野獸樂師。所以國語魯語上說：

「仲尼……對曰：「丘聞之……，木石之怪曰夔，蛟螭，水之怪曰龍，罔象，土之怪曰犢羊。」」

原來夔是木石之怪，龍是水之怪，牠們原是神國裏的怪物！夔作樂起來，「擊石拊石」，怕因爲牠本是木石之怪的緣故吧！案原始的野蠻人，往往學着鳥獸的叫聲來作歌唱，這一點美洲的印第安人最顯著。鳥獸是自然界天然的樂師，所以在古神話裏就成爲上帝的樂師了。

此外，禹和句龍原也同是社神的分化，顧憲二先生的歸禹的傳說和拙作導論，已有很詳盡的論證。

海經裏還有個叫應龍的，他是奉着黃帝的命令殺掉蚩尤的（見大荒東經、大荒北經）。在呂刑上看來，伐蚩尤和

滅苗民，原是一件事，都是上帝所執行的，山海經說黃帝命應龍殺蚩尤，而墨子非攻下篇說高陽命禹征有苗，

黃帝和高陽原都是上帝的稱號，殺蚩尤和征有苗原也是一件事，那麼，上帝所命的禹和應龍，該也是一神的

分化了。禹和句龍既是一神，禹與應龍又是一神，那麼，應龍和句龍當然也是一樣的東西了。禹和句龍的

功績在治水，而應龍也能蓄水，（見大荒北經）楚辭天問上說：『應龍何畫？河海何歷？』也就是在說應龍

的治水。王逸注說：『或曰：禹治洪水時，有神龍以尾畫導水，經所當決者，因而治之。』其實神龍就是禹的

本身呀！禹在神話裏本是從上天降到下土來的，應龍也一樣的從上天降到下土，本來天地有着相通的道

路，神人可以來往的，自從給重黎『絕地天通』之後，禹始終在下土做社神，做着『恤功於民』的事業（見

呂刑），應龍的『不得復上』（見大荒東經），怕也是這個緣由吧！

更有個古人叫蜚廉的，也作飛廉，有的說是夏后啓的臣子，『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』（見墨子辨

賞），有的說是紂的臣子（見史記秦本紀），可是離騷說：

『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；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』

遠游又說：

『歷大浩以右轉兮，前飛廉以啓路。』

——（ 8 ）——